



00211

翠娛閣評選曹能始先生小品卷二

錢塘陸雲龍評選

閩中曹學佺能始甫著

仁和陶良棟贊皇評

○○○萬縣西山太白祠堂碑

曹能始

齋印

縣西有太白巖在西山上。卽絕塵龕也。王象之輿

地碑曰云。絕塵龕三字。在西山石壁。字畫瘦勁。類

晉宋間物。唐人題詠甚多。相傳李白讀書于此。有

大醉西巖一局棋之語。太白蜀人也。其詩之見于

蜀者。若成都散花樓。漢嘉峩眉山。白帝城蜀道難

曹能始集

卷二

一

等篇。在集中可攷。而紀事稱其爲彰明小吏時。令

屬詞不偶。輒爲接之。令遜其佳。以此見妬。則東蜀

楊天惠所載矣。予得諸碑刻。有題江油主簿廳詩。

爲米芾書。及象耳山留題云。夜來醉卧月下。花影

零亂。滿人衣袖。恍如濯魄于水壺也。此真天仙語。

本集皆不載。而涪陵有渡曰李渡。以太白曾渡此。

卽婦人穉子能知之。獨萬縣西山者不甚著。聞縣

人至爲天仙橋。以別之。而過者未嘗問也。余詩落

句云。一自金陵問消息。無人指向萬州看。蓋甚致

誰人自語

婦人穉子
偏能知賢

夸躍何如
人心有大
白也

曹能始集

卷二

二

慨焉黃魯直勒封記謂西山之勝東望巫峽南望
鄴鄧不敢與之爭抗魯直在蜀久斯言不誣愚謂
太白宜讀書此巖巖中宜有太白祠而萬令方君
好古樂然予門人典客陸君升彤等唯唯叶女遂
書源委於道士常明且系以詞曰太白先生金行
之精隴西帝裔產于昌明起家少吏不習逢迎牽
牛堂下諧謔隨聲逢彼之怒離鄉遂輕扁舟下峽
出白帝城顧瞻西山崱嶷崢嶸挺然拔出巧類削
成素開練石翠點秋屏絕塵龕上大非世情棲泊
厥迹讀書著名何時非醉而忍獨醒何事非局邊
問變更事在有無語類不經人心愛之夸耀爲真
樹若曾倚其色敷榮泉若曾飲其聲清冷何以祠
之丁屨上平裁虹爲棟架壑作楹峽江蒼蒼白雲
自橫飛鳥時過嚶彼其鳴薄言訪之而懷友生悵
然不見涕泗沾巾聿觀茲役堂構以新懷賢述古
二美則并江山勝豁文明道亨千秋之後令名不
湮。

若使西山不必有太白則是千秋亦不必有太

白。愛。無。時。已。則。祠。亦。無。時。已。愛。無。處。無。之。則。
祠。亦。無。處。可。無。記。中。殊。有。依。稀。惚。恍。之。態。筆
想。極。其。玲。瓏。

曹能始集

卷一



○○○ 壽丁亨文奉常五十序文

去歲亨文歸自長安。憇予石倉之圃。予笑謂亨文

曰。夫子別我二年餘。子典劇。子履閒。固有分矣。然

子之用舍。陟降。人人亦得以是非。白黑。子子之所

為。苦必調。停以求無失乎內外者。亦得以哆口。雌

黃而務快。其私臆。孰若吾之引一泉。則源源而來。

種一樹。則勃勃而長。移一石。則與位置相安。構一

亭。則與情境相肖。予固不擇人為取。予人亦罔議

予之短長。囂囂然。陶陶然。吾之與子。其孰得孰失。

曹能始集

卷二

也歟哉。亨文曰。子忘世之談也。予誠無得以難子。

然子之亭臺山水之樂。豈無待而然者耶。而其營

度布置之巧。又能不用其心而然者耶。予復笑而

應曰。子之用其心也。是博奕。猶賢者也。而其有所

待也。是冷冷御風者也。然子與夫子二十年之交

其初也。子為武林李官。以一介之使而導予遊天

目矣。既乃徘徊于藤山之梅塢。其子遷民部時耶。

又既乃夜半過予之浮山。其子起家選君時耶。所

以剖心析肝。出口而入耳者。豈故能別翫一機局。

山吏部稽
中散各行
其是不得
相嘗

一 駁明快

鍾山不得
也本意

與世若秦越人之視肥瘠也。人情物態閱歷轉深。門戶谿徑推求愈舛。君平棄世。世棄君平耶。今無子雲。後日無子雲耶。子何見之晚也。亨文曰。子之言然。是日乃亨文誕。與其仲偕。子命兒子侍。舉一觴為壽。越次年為亨文五十。溫陵與三山有數日之隔。子述此以壽之。亦使人知子與亨文之交。情以千古為旦暮也者。

超脫

泉石無情故。無是非黑白。然使人盡以是為慮。

曹能始集入

卷二

五

將國無任事者矣。總是英雄失意。故以詞人。

○○鄭母九十壽文

語亦有至理

不爲境役
則心靜
爲壽徵

夫壽者人之所最難得者也。而婦人爲尤難。何者。順逆之境。喜怒生焉。亦人之常情也。而婦人者。其權聽之于外。旣不獲以自由。其意蓄之于內。又不能有所節宣。觸境之間。恒逆罔順。用情之際。少喜多怒。皆足以傷生。伐性而損壽命之源。是故范文正公以爲嫁女必勝吾家者。則由豐而之嗇。難也。魯公叔大夫之母。而紡績不替者。則由嗇而之豐。又難也。予觀于新安鄭君母。可異焉。母出自其溪。曹能始集 卷二 六

南吳氏望族矣。治千金裝以嫁。亦至婪郁矣。于是歸鄭之日。而鄭家中落也。則所謂不如其家者也。母毀簪珥以資其外。至賢矣。供滌髓以事其姑。至孝矣。于是佐鄭有年。而鄭家復振也。則所謂不期奢而奢自至者也。母于處嗇。不見其嗇。其于處豐。不見其豐。豈非境變而心則一者乎。及其夫之逝也。勸祠展祀。使其宗族合焉。子之長也。一出。一歸。使其勞逸均焉。而其爲德于鄉也。趨者夷。躡者陸。今歲大稔。議賑。則蠲數中人產。以應郡大夫之勸。

應前所以
壽

焉。秋之日。鄭君告。踰爲子述曰。此子母之事也。明年。耄期至矣。敢請。予聞鄭之宗族鄉黨。蓋以鄭先之百歲。汪大碩人祝母矣。又聞鄭君之遣一介于吳楚間。乞言李朱顧三太史氏矣。質言之。莫其宗族鄉黨若也。文言之。莫太史若也。予烏復贅。但覩夫母之壽徵。蓋有得諸性情之正。而不爲外境所役。役者。則賢乎人遠矣。書之以備女誡。

世多尢婦人之悍者。此云多怒少喜。恒逆罔順。却。又是其宜然矣。使非云伐性傷生。易至損

曹能始集

卷二

壽凡熾悍風

○○○ 孝子黃道祿傳

一割再割
直知有規
不知有身
豈云循故
事而已

予里有林天祿者年十三以割其肝愈母疾先大夫爲一表章之然稍受抑諸當事者予歸而處之舍傍日給私廩一升而已其于宣揚風化之道固鬱而未暢也無何天祿亦隨其母逝矣頃復有黃道祿者母有疾剖肝奉其母疾旋愈與天祿事同其年齒差相若然尤有甚焉道祿之父後其母二年忽遭疾以啖其童子肝疾亦愈適遇臨海大中丞王公行鄉約保甲法釐飭甚具民間有憊慝罔不報聞于是三老率更以狀請中丞公謂其孝可風也亟大獎賞之用騎樂導行間井間割編籍之美金以餼之于是見聞者人人慨息謂孝哉黃氏子且感歎中丞公之有造我閩厚也僉以予處隣黨宜有言且以言贈之者不尤侈予以居居之以食食之者乎予常誦法孔子之言行在孝經經以立身揚名事父事君爲孝之至其于毀體殘膚與傷生而滅性兩者皆譏焉故人子而割肝亦毀傷之類也若爲吾夫子所不取然事有常變行有經

曹能始集

卷二

八

權恒根于心。不容已者則謂之孝。彼黃口者流既未知學問。所謂立身揚名者。謂何祗見其父母之疾。阤危吾。惟有肝可割。則割之耳。又見其母之食。肝而愈。則思所以愈其父者。亦若其母耳。若用一思維。着一擬議。則安能割刃于胷之下腹之上。而求所謂肝也者。倘不然。仗力于鬼神。固幽遠而難測。又不然。僥倖于性命。雖可一而不可再。也是故謂黃氏子之孝。純乎天也。可履變而若常也。可謂其要鬼神于前。而餌榮名于後也。則不可。

割股不與旌表。懼人傷生也。上不可無此禁。然毀親之身。活親人子。何妨有此心。根于心之不容已一句。蔽盡千百之疑。

○○○復同寮啓

同官爲寮。誼比友于。獨切未見。君子心將。道路俱馳。何意先施。不遺後進。敬聞命矣。恍如大樂。廣張復受餐焉。奚啻貧兒驟富。所望左提右挈。奉周旋以無虧。庶幾拙逸賢勞。補造化之缺陷。

開大雲。盡碧天。無際。

○○○冬至復同寮啓

佳辰長至。台福懋膺。筆書雲物之間。三川正滿。身附日光之下。一線初長。惠損朱提。尊開白墮。立對

曹能始集

卷二

十

西山之雪。信彼飄飄。行看益部之星。同茲耿耿。

詞鮮思雋。

○○○生日復同寮啓

某馬齒徒增。魚鱗已滿。故園此日。惟坐對乎梅花。西蜀經秋。乃不勝乎蓬梗。辱注存于長者。驚造化之小兒。去日苦多。視無聞不遠矣。荷天不棄。就有道而正焉。

能化腐而爲新。

○○○謝南大理啓

一紀郎曹半栖遲于棘下空名吏籍糜廩祿乎庭
中玄武湖光時時在目鍾山翠色耿耿于懷惟寮
誼高故爾流連光景而別離遠特然問候起居

挹湖光于玄武騫翠色于鍾山故饒秀爽

○○○金陵諸友啓

南曹太閒西蜀太忙光景難乎恰好當時不覺過
後相念人情之所同然淮水鍾山坐享十年之福
峩眉汶嶺行探一段之奇教士文翁祇慙前哲尚
玄楊子空待後人若問西南夷何妨雅化如過八

曹能始集 卷二

十日即是歸遲

勁利劔初晚劓

○○○生日復武職啓

不佞書生。生世碌碌無奇。豈如大將。行兵。多多益
善。惟三巴疲敝。仗鎮靜之遠猷。斯一日。切感
恩于同事。兼蒙記憶。備極情文。顧馬齒。龍韜而為烈。

新警

○○○年節復同寮啓

同事一年。感莫深乎提挈。先庚三日。義有取乎丁寧。望若春光。潤之雨露。曲終及始。循環之理無端。轉歎爲豐。造化之能以見。

○○年節復武職啓

歲云暮矣。武功當與之成。庚者新乎。天寵自茲而始。不因保障。誰樂年華。仗裏東風。先入將軍之樹。枝頭殘乍傳隴客之梅。感此有心。報仍藉手。

○ ○ ○ 荅畢見素書

切

牛渚之岸

肉食極

弟林居十年。卽受庇十年。茲者臺擢九列。雲泥分
隔。然亦有陰受賜者。老杜云。安危大臣在。不必淚
長流。此之謂也。遼事未已。徵及閩中戰艦八十隻。
以費計之。萬金有奇。當事者固不妨搜括設處。以
佐公家之急。但南北異膠。萊難度。而海島群寇。
自福州下竿塘。以至隣浙之東甬吳之蛇山蜂屯。
蟻聚。出沒如麻。所少者戰艦與糧食耳。茲恐駕舟
之人。未必能多。卽多亦不能齊。發風濤之中。主客
曹能始集。

卷二

十三

強弱之不敵。所謂資寇兵而齎盜糧者。非卽此哉。
是無益于遠。而有損于閩也。伏惟老公祖垂念舊
德。不靳仁言。乞爲停止。以紓困亂。地方甚幸。福澤
無疆。畏壘尸祝。又其小者耳。

利害明晰。與國策顏率語同。

○○○洪山寺起十方堂疏

洪山寺施茶圓滿。任特惺安。與余議及上層左臂。結數椽安單。以處雲遊者。一餐一宿。甘苦共之。予讚歎曰。此僧家本等事也。卽大乘宿檀福德之根也。或議洪山水聲灌耳。門路走瀉。以形家法繩之。不能招賢聚衆。恐是舉徒勞而罔功。予笑謂之曰。水聲灌耳。正喜其清。門路走瀉。正喜其野。人惟此心。爲五欲所局。則三界五行皆得而局之。順者吉。逆者凶。其大較然也。苟發一大乘心。卽超于三界。

曹能始集

卷二

十四

五行之外。山川鬼神。安能禍福之。政如無邊身菩薩。望佛頂了不可得耳。予願住持者。以此爲本等事業。勿憚煩。勿偏見。他人粥飯。卽自家粥飯。又願檀越。以此爲無上因緣。勿分別。勿倦勤。今生福德。卽多生福德。如此不能聚衆。不能特久。則予先受三世諸佛之誑。而還以誑世間。當得犁舌之報。纔爲風水先生一吐氣耳。書此以券來日。

僧家幻住。說甚風水。得清野一解。將上人入天

上矣。却恐塵俗之想難空。

是得水中
趣

○○○石頭菴募米疏

石頭菴有竹盈畝。有水半溪。有高人韻士來往。愚
公日坐竹林澗。水急則響。緩則文。與高人韻士睡
聽無窮。疊疊酬酢。不勌而後樂。可知也。假令犁竹
徑。爲田以水灌之。易高人韻士而爲庸俗。有金錢
之人來往。則師所不樂也。夫使師日樂其中。揮塵
談道。學人數百。而不苦于乏絕。則其徒之事也。其
徒某有威儀法。可以勸緣者。

水竹可與高人韻士領受。若米須得有金錢人

曹能始集

卷二

十六

往來有是師。不可無是徒。

○○○密印上人焦山叅禪疏

夫山在水中。浮而不浮也。舟行水上。過而不過也。雪落洞口。鐘鳴巖際。若無聲之聲。無色之色也。經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夫不住於有。不住於無。無處非心心。未嘗住以無住。故常生不滅于山水寂莫之間。而遇風帆瞬息之頃。心在何處。境在何處。叅學者是第一着也。夫心生智慧。不離自性。卽是福田。則有以饋資上人。使之明心見性者。其福田何如。

曹能始集

卷二

十七

歸來笑撚梅花嗅。春在枝頭已十分。以無住故。常生不滅。先生有以示之。更欲何處叅討。

○ ○ 鷲峰寺前脩路疏

龍江弘濟寺有守心禪師行菩薩行受人供養卽
供養人受人布施卽布施人四方糧艘集于岍傍
喜施之米日不匱絕師必簡其精上者以待四方
之僧衆故人呼爲白米和尚云上人眞挂者其徒
也。余今年室人不祿。延之誦經。脩諸法事。上人者
宿敬慎有加。其箱中衣履。遇僧不給。任彼開取。大
有家風。一旦請曰。弟子住鷲峰寺。門前之地。雨則
溢。晴則陂。竊欲剗而平之。左至于城。右至於橋。公
曹能始集

卷二

十八

其草一疏以將勸焉。余歎善哉。是言鷲峰余所常
遊之地。門前柳色殊勝。白日生幽。雨過增潤。每一
覽觀。輒爲忘返。不復知其徑路之傾危也。金陵寺
刹僧寮。不知其凡幾。但徃徃好通文雅而鄙戒律。
爲尋常。此事外而忘內者也。又精居處而視殿廡
爲秦越。此事內而忘外者也。譬之于人。垢其身體
而粉諸頭面。潔其衣服。而立諸泥塗。爲美觀乎。爲
受用乎。桂上人之戒。騰老而彌慎。一切所有。公之
于人。絕無二者之弊矣。余聞其師守心六十禮懺。

壁上紅光爲人受記。善者復明。此皆天王龍神護衛。應令不偶而然。今上入之有是舉。將見歡喜者。道。路。之。輩。讚。歎。者。關。梁。之。神。既。以。紹。其。師。之。教。又。以。破。僧。俗。之。痴。不。爲。衆。善。備。也。哉。余。故。樂。爲。之。言。

乙巳歲端陽日。

以大公行爲布施。布施可必其不染。此正動人處。

半韻可與
左軍書扇
可公連同

宣道法者
每不宜世
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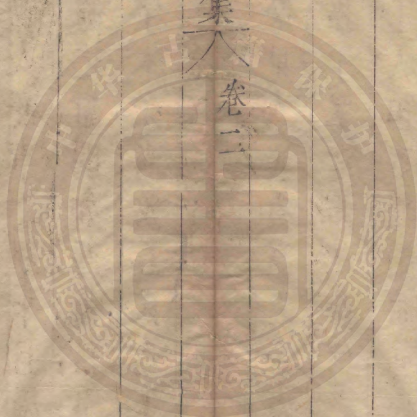
○支提山說法臺超宗上人募建六度堂引
予友商孟和宿根有慧性者。而檀施一門未之啓。
仍茲獨喜超宗上人建六度堂于支提之說法臺。
其地故與辟支巖相近。絕壁龍潭。噴流千仞。爲支
提山最勝處。而昔天冠菩薩說法于斯。雨花繽紛
者也。孟和愿捨百金而誦于貲。乃作畫百幅以代
之勝緣。韻事兩者兼焉。顧謂予何可無一言相印
證。予竊聞佛以六度萬行度大菩薩。而六度之中
又以檀施爲首。大凡以財施以法施皆施也。而自
曹能始集
卷二
捨其慳囊邊見人我貢高之念。尤施之大者也是
故檀度能攝乎衆度而爲作佛之根本。以此孟和
極言超宗上人坦直無諂曲。真心爲衆汲汲于津
濟。學徒恐人媿笑其迂。而害成者衆。夫直心是道
場。普心爲慈父。此正可以肩任大菩薩行而不笑
不足以爲道者。然予聞之古德云。平常心是道。竊
願上人以無量無邊功德。但作尋常去。母分別于
大衆母。二三其始終。則上人已自得檀波羅密矣。
以商君爲創始。先生之文爲勸緣。更有坦直者

爲之募。可云三絕。

曹能始集

卷二

三



○○○寧化溫泉丘君墓誌銘

歲丙辰寧化丘德長來予石倉眺覽園池之勝因
言其家所謂溫泉者岩壑玲瓏互爲明晦燥則可
席溢則可舟故予送其還里詩有暗谷朝光瀉水
花夕露滋之句隨訂以某時往遊未果然言此而
心已馳于彼矣乃未幾則德長以其尊人計來又
未幾以其尊人襄事之期來且屬予誌而銘之予
忝通家生芻之誼闕如乃復鉛槧是靳薄逾章按
狀君諱某字本元尚攷丘氏之家溫泉者已數世

曹能始集人

卷二

二十二

而至本元君族始張乃本元君之張其族者不以
駟馬而以文學不以素封而以德義然其家之逝
者藏孤者立阡陌治而倉庫充矣而其爲弟若子
者補于庠序秀于成均又未始不券駟馬資也君
以其餘力而好游北走五臺西上峨眉東南歷南
海九華及雁宕五嶺武夷鯉湖諸勝咸寓目焉君
又以其餘力而攻養生家言遠之純陽子近之龍
江先生觀諸夢受諸口詎不以君曰載道器而異
夫諸腐肉朽骨者乎君且祠宇之津梁之公諸衆

人而匪一已私也。君之贍族周急，焚券造梁，不私其財，亦復如是。君逝距生年七十有五，卒之日，不一言及家事，氣定神完，其効驗章明較著矣。銘曰：泉之水，其沸如湯，岩隱而朝光。君生于其傍，高下在心，不言躬行內勤，外施一弛一張。門庭旣立，游于四方，老而好道，詎歎望洋。桃枝之穴，厥兆彌昌，精以治身，斯爲善藏。

不虛不實，不卽不離，欲指以諛墓而不得。

內江喻在莪墓誌銘

楚蜀相接之地。岑谿險惡。夷酋雜處。禽嗜獸怒。情形靡定。當事者稍稍不克。奉揚

天子威德。諱兵示弱。佳兵不祥。蓋甚難言之矣。然挑釁多在邊師。貽禍則在小民。人但知行間天石之層傷。而不知輓輸餉道之更苦。但知事中之馳驅難措。而不知事後之功罪易淆也。噫。難言之矣。予同年喻君繩祖。初試爲沅陵令。云。其時有播之師。又有皮林之師。以五溪之水。當一路之兵。以四方烏合之衆。轉三十鍾一石之粟。緩之則愆期。急之則難必。其命縱之則逃匿。據之將變。自內出噫。難言哉。君以縣令而督餉。以文弱之體而走箚壑之險。以調停之術。而兩不得當。將吏之心。以升一俸之功。而博量移之罪。噫。難言哉。夫身有封疆之責者。不能銷患于未形。而保民如赤之心。與夫開疆拓土之念。較則必不勝矣。身在鋒鏑之中者。猶能決勝于俄頃。而致遠任重之勞。與夫掩敗爲功之術。較則又不勝矣。有勝有不勝。則其爲功也。爲

曹能始集

卷二

三十四

不獨雲亦
圖畫者登
請

不居功而
歷罪正蒙
無肺腸

罪也。吾不得而知之也。吾知夫子不得已之役而
委宛紆徐以存活千百人之命。則不以爲功。而以
爲罪。可也。雖終其身焉。德不勝位。賚志以逝。亦可
也。君自沅陵調棠邑。陞大理評事。丁憂起復。候補
都下而卒。以視乎播與皮林之師。有先君死者。有
後君死者。使苟有殺一不辜之心。而自悔。平旦遺
憾。千秋則不啻若霄壤矣。君之卒年四十有九。葬
于其鄉。而先世後人詳于狀中。予以同年之誼。且
守土。乃爲銘曰。予治蜀也。知蜀事。觀君之所爲也。
曹能始集

卷二

三十五

君不平

悲君志不知乎世之功也。何惑乎君罪龍洞之陽
君其藏。有功無功庸何傷。以理推之。世逾昌。

內地之民不驚邊鄙之民易擾。繩急則逸。益樹
之敵人孰知之。讀誌猶令人想當日之難。

○○先妣曾安人墓誌銘

今年余母安人得歸也。歸何以曰。以土。婦人以嫁爲歸。人以死爲歸。死以土爲歸。安人生十有九年。而歸于余父。事舅姑。舅姑喜。事夫順。于余父。生不孝子二。女一。凡十有三年。而溘焉逝。雖歸。猶未歸也。譬如行千里者。半途而夢歸其家。卽夢中猶念所行之路未了也。歿之後。凡七年。余姊長適人。是

拈弄巧債

年。余領鄉薦。又三年。大父母相繼以壽終。卽得祔葬。余亦成進士。與弟修俱納婦生孫。又六年。余以

曹能始集

卷二

二六

南京大理寺正被

覃恩。父受如官。母贈安人。今年冬十二月初三日。葬于雲山。爲大父母冢旁焉。余小子罪莫贖。竊謂今而後。母始歸也。譬如父在外者。聞其家之長老得所少者。成立則與其身親。而料理之無異也。或曰。安人無德。曰。婦人無儀。則無德也。俗之敝也。爲婦人者。雖未必效勃谿。反日然不能事事順也。愛子以疚。撻下人如鬼。薪已大半如是。安人歸余家者十餘年。余雖孩未嘗聞安人有此也。則當其溘

焉逝之日于理無憾矣亦可以歸矣謹銘銘曰
不終以養事今以壤侍今余母志兮

枯一歸字宛轉成誌不土木而成梁

每恨作誌者語刺刺不休今多以議論成文且

簡潔可喜

曹能始集

卷二

三七



藏板
高第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曹能始集', '卷二', and '三七']

○○○祭徐惟和文

常情中大
有酸楚

噫予昔送子于潞河兮。河水其漣。子汎汎而歸兮。
未及一年。余金陵既謫居兮。子貽我書。余荅予以
再兮。忽徃其虛。余聞計乃反走兮。爲位而絕。徒恨
不得歸兮。今歸何益。旣登子之堂兮。復省子之殯。
宮欲招子其來下兮。子其不與我同。余感痛于時
節兮。奄忽長至。乃告子以文兮。一字一淚。曰人孰
無死兮。獨傷哉乎子也。求四十而不得兮。何景光
之甚迫也。爾才太高兮。神明嘯號。爾器太利兮。造

曹能始集

卷二

三八

哀悼中數
出具人之
可思

物所忌。爾平日其好道兮。死而不以爲夭。爾生前
其急人兮。宜其死後而貧。子曠然其無累兮。去世
若傲。屣子雖在地下兮。實不忘乎風雅。彼昔人之
立名兮。幽何殊于明。子其優以游兮。子後死之有
春秋。

哀甚楚些。而明爽過之。

○○○祭梅子馬文

甚矣人之不可與造物爭也。造物玩弄人如小兒，而人不能出其彀中。苟欲與之爭，則必號呼跳躍，蹶張其氣力以求勝。而造物者復以柔道處我，于是乎有拔山蓋世之雄，明察秋毫之智，而不忍于一婦人女子慮在衽席之上而不見也。豈非莫之爲而爲者耶？噫，君之與造物也，其猶有爭氣耶？君家季豹，數年爭之，不得而死。弗以前車誠也。君才足以用世，而不盡其才。少年文美，鮮皙風流，豪爽。曹能始集

卷二

二十九

樗蒲百萬，買笑千金，行且罄矣。後來交游者，未之聞見也。誰能在今日作數十年想耶？君是以愈用憤激，臨死誠勿使人知也。君死矣，必歸咎造物，曰：何故生我才，又何故先有餘而卒困厄我？或庶幾其悔禍于君之後死者，不然造物不仁，未嘗有所厭足，是使鑊邪，于將多缺折之患，而受繞指之化也。豈不傷哉！君其有靈，其聞斯言。

滿楮悲憤，語激而奇。



